

清史紀略

華嚴光緒

江寧大學圖書館

K249.07

6

2

清史經緯

李燕光著

清史經緯

李燕光著

辽宁大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沈阳



B

485519

责任编辑 王海晨
封面设计 李国盛
责任校对 赵 华

清史经纬

李燕光著

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（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）

锦州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3.875 字数：260千 插页：2

1987年8月第1版

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

统一书号：10429·042

定价：4.50元

封面题字：孙德洲
封面设计：李国盛

目 录

一 清史研究的历程	1
二 农业	14
(一) 垦荒	15
(二) 钱粮	25
(三) 地主	47
(四) 农民	69
(五) 水利	81
(六) 农作物	100
三 手工业	114
(一) 纺织业	115
(二) 矿冶业	123
(三) 制瓷业	136
(四) 制盐业	139
(五) 伐木业	144
(六) 造纸业	146
(七) 制糖业	147
(八) 制茶业	149
(九) 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	149

四 商业 161

- (一) 商品流通 161
- (二) 货币金融 173
- (三) 高利贷 181
- (四) 商人 186
- (五) 商税 197
- (六) 城市 210

五 少数民族概况 224

- (一) 北方的少数民族 225
- (二) 西北的少数民族 235
- (三) 西南的少数民族 247
- (四) 南方的少数民族 263

六 经学 277

- (一) “通经致用”的思潮 278
- (二) 程朱理学的作用 292
- (三) 考据学派的兴起 307

七 史学 321

- (一) 晚明野史 322
- (二) 清朝修史 332
- (三) 史学名著 342

(四) 文献资料	354
八 文学	360
(一) 戏曲	361
(二) 诗文	371
(三) 小说	382
九 中西文化交流	400
(一) 西方文化的传入	401
(二) 中国科学技术的缓慢发展	412
(三) 中国文化的西传	424
后 记	437

一 清史研究的历程

(一)

清初编辑《满文老档》，历朝都修实录。一六九〇年康熙皇帝命大学士王熙等撰修三朝国史，“所以炳跃丰功，宣扬至治，甚盛典也”。在纂修国史时，顺逆是评论人物的首要标准。“即当时勋旧诸臣，诘赞王室，宣力四方，亦莫不托附风云，懋彰劳绩。惟从龙以应运，信昭代之多才。朕夙夜绍庭，思阐先烈，爰命儒臣，恭修三朝国史”（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45）。乾隆皇帝于一七六〇年设立国史馆，撰写大臣列传。一七八〇年上谕：“国史之修，所以彰善癉恶，信今传后。从前编纂时，因系汇总进呈，未及详加考核，抑扬出入，难为定评。是以于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特颁明旨，简派总裁，董率纂修各官，将国初以来满汉大臣已编列传者，通行检阅，核定事实，增删考正，以期不虚美、不隐恶。其未编列传之文武大臣，内自卿贰以上，外自将军、督抚、提督以上，并综其生平实迹，各为立传，恭照实录、红本，据事直书，以彰法戒”。至于褒贬功过，则由皇帝裁定。“盖《春秋》者，天子之事。朕于本朝王公文武大臣，是非功过，一秉大公至正。凡此皆朕所指示该总裁等，令其悉心排纂，以次进呈，候朕亲自裁定，庶几华衮斧钺，凛然共见笔削之严也”。他是以君臣大义作为评定是非的标准，特立《贰臣传》，斥责清初投降的明臣，畏死幸生。“此实朕大中至心之心，为万世臣子植纲常，即以示彰癉。昨岁已加谥胜国（明朝）死事诸

臣，其幽光既为阐发；而斧钺之诛，不宜偏废，此《贰臣传》不可不核定于此时，以补前世史传所未及也”（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142、1022）。一八〇〇年嘉庆皇帝“复命补修列圣本纪及天文、地理诸志乘、儒林、列女等传”（《嗽亭续录》卷1）。这样，纪传体的清史逐渐完备起来，而且以“三纲五常”作为指导思想的封建史学体系更为严密。一九二八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国史馆的《清史列传》八十卷，包括清朝一代二千数百人的传记。

在清朝灭亡后，总统袁世凯于一九一四年设立清史馆，由清朝遗老赵尔巽担任馆长，先后参加编写工作的有柯劭忞等一百数十人，到一九二七年编纂的清史大致完稿。它是以清朝国史馆史稿为蓝本、参考实录、会典等官书、档案纂修而成，分纪、志、表、传，共五百三十六卷，于一九二八年刊印，名为《清史稿》。这并不是一个完善的清史，据参加编纂工作的朱师辙说：“而同事中，多懒翻书考证者，仅录国史之传而删节之。翻实录、《东华录》尚嫌其烦，而况杂考他书乎”？那位兼代馆长的总纂柯劭忞就极不负责任，他撰写天文志，历十余年，只至乾隆六十年而止。“清代仅及其半，可以为一代天文志乎”（《清史述闻》45页）？编纂《清史稿》的指导思想仍是清朝国史馆的传统史观，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上，歌颂清朝皇帝的文治武功。评论康熙皇帝说：“其雍熙景象，使后世想望流连，至于今不能已”（卷8）。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，则加以诋毁。直至宣统皇帝退位之后，还认为“是非论定，修史者每难之”（卷25），始终不肯改变论点。一九二九年故宫博物院呈请国民政府查禁，列举《清史稿》有反革命、藐视先烈、不奉民国正朔、例书伪谥、称扬诸遗老、鼓励复辟、反对汉族、为满清讳、等等，共十九项罪名，被列为禁书。然而《清史稿》中所体现的封建伦理思想源远流长，深入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，它对史学界的影响，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清除净尽的。另外，这部封建史书，初步排比了

清代史料，体例也较为完备，还可作为参考书用。前些年在张其昀的主持下，台湾学者修订《清史稿》，增删部分内容，定名为《清史》出版。

(二)

在清朝统治时期，史学家视清史为禁区，没有一本私人编著的清代通史。到资产阶级发动辛亥革命运动的前后，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，出现了标榜民族革命，揭露清朝黑暗统治的历史著作；尤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，撰写清史之风骤盛。在第一个十年中，就出版了清史、讲义、本末、纂要、外史、野史、稗史、轶闻等书，有十余种之多。其中，一九一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汪荣宝、许国英撰《清史讲义》，在《绪论》中指出：“历史之要义，在以钩稽人类之陈迹，以发见其进化之次第，务令首尾相贯，因果毕呈。晚近历史之得渐成科学者，其道由此。”许国英在序中伸引说：“汪君是编，眼光直注于世界进化之公例，及外交上所受若干影响，隐然跃出专制范围外，而树文明改革之竿影”。这已冲出封建史学的藩篱，试以资产阶级观点评论清朝政治得失：“专制之祸不自清始，而变本加厉，其故由于种族之畛域者一，而利禄之陷阱又其一也”。反对封建专制已经成为清史的中心内容，并进一步把民族统治放在重要地位。次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刘法曾著《清史纂要》，在《结论》中更强调说：“嘉定三屠、扬州十日，惨无人理，怨毒久深。然犹得曰，逆取顺守，古来公例，野蛮政治，开国皆然。胡以降至康乾之朝，辄复大兴文字之狱，举人民之言论思想一切摧残而束缚之，何其酷也。”至夫近因，人人“咸知腐败之政策，陈旧之学说，万不足以希踪列强，恢复国力，由是倾向改革主义”。在当时推翻清朝是革命运动，反满口号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在宣传中，流传着许多奇闻异

说，掺入了历史书籍，以伪乱真，混淆了是非。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对清史进行新的歪曲。任何时候，失实的政治宣传都不能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。

在二十年代，商务印书馆出版肖一山著《清代通史》上、中两册，自清初至鸦片战争前即达一百万字，可以说是集第一个十年清史研究之大成的巨著。他认为近代革命中的民族思想，“亦已滥觞于二百六十年前。其间伏流奔莽，潜灭无定，至于清末，乃成波澜雄伟之壮观耳。故初叶之播种时期，实于中国近世史上有特应注意之价值也。清以夷酋入主，擅兵专制，明室遗民，不惟抱国亡家破之惨，更具有绍光恢复之志”（上册737页）。他自己说，曾参考书籍六七百种，才写出史料较为丰富、体制较为完备的《清代通史》。这部书出版已久，流传甚广，至今某些章节还具有资料长编的作用。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他在台湾出版《清代通史》五册，从清朝兴起到清朝灭亡共计四百二十万字。第一、二册，即就旧版上、中两册加以修订补充，在鸦片战争前部分增加了二十六万字；第三、四册补写至清朝灭亡；第五册为表。在新写的导言中，把民族革命在清史中的作用，夸大到荒谬的程度。他说：“三百年来之社会变迁，其端绪由爱新（觉罗）入主启之，道咸而后始为剧烈变动之时代，民国则急转直下矣。故清史亦可谓中国民族革命史，以其与民族革命之源流相终始耳”。并且是民族革命支配着历史的各个领域，“易言之，即三百年来之中国近代社会，整个受民族革命运动之支配，一切皆依其为枢纽而变动，迄于今日，仍处此‘大变局’中而未能已”。他把三百年来历史分为三个阶段：“反清复明”的民族革命，自天地会至太平天国为第一阶段；反对列强帝国主义，即“非颠覆清廷，无由改造中国”的辛亥革命为第二阶段；从北伐、抗日民族革命运动已经完成，而后“以从事反共抗俄之第三期国民革命”。这第三阶段的论说，乃是肖一山站在反动的政治

立场上，别有用心地对民族革命进行肆无忌惮的歪曲，从根本上是与历史科学背道而驰的。他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也是很严肃的，把第一个十年中有关清朝皇帝的奇闻异说，几乎都网罗在《清代通史》中。例如：努尔哈赤为李成梁之童奴，顺治出家之传说，雍正即位之异说（即雍正为年羹尧子），雍正之严密，雍正之暴崩（即被甘凤池、吕四娘等侠客刺杀），乾隆与三姑娘故事，福康安为乾隆子，乾隆为海宁陈氏子，等等。尤其令人吃惊地是，在台湾新版加上的补注：“孟森有《海宁陈氏》一文，详证其谬，今注此以备异说而已”。就是已被考证所否定的轶闻，也割舍不得删去。至于陈圆圆、香妃、邬先生等一类故事，更大肆宣染。只是追求耸人听闻的传说，根本不注意历史的科学性。

当时，孟森对清史研究中这种学风提出了反对意见：“近日浅学之士，承革命时期之态度，对清或作仇敌之词。既认为仇敌，即无代为修史之任务。若已认为应代为修史，即认为现代所继承之前代，尊重尸代，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代，而后觉承统之有自。清一代武功文治，幅员人材，皆有可观。明初代元，以胡俗为厌，天下既定，即表彰元世祖之治，惜其子孙不能遵守。后代于前代，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，乃所以为史学。革命时之鼓煽种族以作敌忾之气，乃军旅之事，非学问之事也。故史学上之清史，自当占中国累朝史较盛之一朝，不应故为贬抑，自失学者态度”（《清史讲义》3页）。他著有《明元清系通纪》（《清朝前纪》）、《清史讲义》，以及有关清史的论文七十余篇，其中一部分编入《心史丛刊》和《清初三案考实》里。在今天看来，《太后下嫁考实》、《世祖出家考实》一类文章，并没有什么价值；而在当时却有澄清事实，开拓研究清史新途径的意义。从而探微索隐，弄清被清朝皇帝掩饰，而世人尚不清楚的历史真象。《八旗制度考实》、《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》、《科场案》、《奏销案》、等等，都是严密地爬梳史料、考订事实，作

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。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就，而且为研究清史开创了新的学派。然而他如同其他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一样，可以弄清个别事件的真像，解决某些历史问题；却不能建立起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史学体系。他认为：“清以特殊制度兴，亦以特殊制度之崩溃而败”。这里的特殊制度就是八旗制度，“故欲知清一代之真像，不可不知其特殊势力之所在。特殊势力在八旗，而八旗之根底，汉人不知，满人亦不能言，官书不悉载，此不能不加探讨以明之也”（《清史讲义》26页）。把清朝的兴亡归结于八旗制度的盛衰，显然是夸大了八旗制度历史作用，并没有揭示出清朝兴亡的根本原因。在孟森逝世（1937年）前后的二十年中，这种探索求实、去伪存真的学风，逐渐弥漫于清史研究领域，发展成为一个主要学派。当时，著名的清史学家有郑天挺、谢国桢、罗尔纲、马奉琛、李光涛、谢兴尧、商鸿逵、王钟翰等。另外，在经济、哲学、文学、艺术、科技、国际关系方面，还有许多有名望的专家。他们共同推动清史研究向纵深发展，为编写综合性的清代历史创造了必要的条件。

（三）

从解放以来，史学界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并解决历史问题，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，把史学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三十年来，发表了有关清史的论文在两千篇以上，（在此之前的四十年中发表了一千七百篇左右），学术水平也有明显的提高。如果以肖一山著《清代通史》（六十年代新版本仍未修改的部分）作为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区传统史学的代表作，加以对比，就可以窥见三十年的进展情况：

生产 肖一山在《清代通史·叙例》中，反对唯物史观，

认为“普通史之内容的评价，为文化、政治、生计三者：文化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，故能指导一切；政治握社会最大权力，故能支配一切；而个人之生存，社会之维持，又端赖生计，其感受最敏速、最普遍者也。本书取普通史例，故三者亦均衡铨叙之”。在中册第二篇《清代前期之经济状况》的二二页中，根本没有谈到社会生产状况以及生产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。现在我们认为，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，就构成生产方式。其中生产力是最活跃、最革命的因素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。因此，生产方式是有规律地发展和变化的，这也就体现着社会发展规律。清初满族的社会性质、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，都进行过长期地、深入地讨论，推动了清代经济史的研究，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忽略经济状况或是文不对题的经济篇章，开拓了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途径。

阶级 肖一山说：“我国人民资产贫富之差，不及外国之甚，其原由于我国政教上之平均主义，与社会上惩富济贫之观念；又况地大物博，国人以务农为生计，苟肯劳动，力田服耜收获所获，自足糊口。富连阡陌者，必须役力于人，食租分利，所有之田，不啻与佃户共之。其资产不能集中，无大工商业之可言，故非若外国之拥资千万，贫无立锥者也”（中册501页）。书中根本不讲阶级与阶级矛盾。现在我们认为，阶级是与特定生产关系相联系的，在经济上处于不同地位的各个社会集团。在封建社会里，地主占有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，进行经济剥削；农民没有土地，或只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，耕种地主土地，并对地主有着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。自从阶级产生以来，“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，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”（《共产党宣言》）。从明末农民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、以及奴仆“索契”、手工业工人“叫歇”斗争的讨论，推动了对清代社会阶级

和社会发展的深入研究。

民族 肖一山承袭了封建统治阶级“内中国而外夷狄”的传统观念，他甚至荒谬地称为“满清之帝国主义”，而与“列强帝国主义”并列，混淆国内外民族界限，为外国人提供分裂统一多民族祖国的借口。当他分析清朝何以统治二百六十八年时，又说：“惟清为华族支派，久受熏陶，逐渐同化，血统早已不纯，通婚更少畛域”（《台湾新版导言》）。力图否定满族的历史地位。现在我们认为，中国自秦朝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，各个兄弟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，对祖国的开发与统一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，在历史上各族应处于平等地位。在阶级社会里的统治者，则制造民族矛盾。只有把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各自的内部阶级关系剖析清楚，才能揭示出民族矛盾、民族冲突的真象，分清历史上的是非，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繁荣昌盛。从一九五八年以来，开展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，并编写各族简史、简志，大大丰富了清史的内容。

文化 肖一山早就说：“文化在社会中占最高地位，故能指导一切”（旧版叙例）。四十年后还认为，“文化原为指导人生之南针”，“自宋以来专究性命之学，无为无用；而百姓苦，文化低，产业无由发达，国本因而动摇”（台版导言）。又引用朱希祖的《清代通史》序说：清朝的灭亡，“此皆专治古学（考证学），不问时事者之厉阶也”。他过高地估计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，正是坚持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唯心史观。我们则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，恩格斯说：“即人们首先必须吃、喝、住、穿，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，而后才能争取统治权，从事政治、宗教和哲学，等等”（《卡尔·马克思》）。既承认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，还要肯定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影响。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思想意识，在封建社会里，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中居于统治地位，它的思想体系也就在意识形态

中居于统治地位。而且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，又往往是阶级斗争的反映。从解放以来，在哲学、文学、艺术、宗教、道德等各个领域，都进行了充分地讨论，充实了清史的内容。

人物 肖一山说：“玄烨（即康熙皇帝）自亲政以来，内则削平大难，巩固统一之基础；外则战胜强敌，扩张清国之威信”（上册631页）。论及乾隆皇帝则指责他优容和坤，“殊不知底奸攘民，自隳国威，清运之盛衰，即以此为最大关键也”。又说：“盖至嘉庆初年，而康、雍、乾三朝之元气，殆尽斲丧于和坤一人之手”（中册197页）。把清代的兴衰完全归之于帝王将相，这是传统的史学观念。我们认为，社会发展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，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；任何杰出人物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，即顺应着历史的发展趋势出现的，他们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。从解放以来，对史可法，李定国，郑成功，尤其是对康熙皇帝的讨论，都是很深入的，提高了清史研究的水平。

三十年来，清史研究取得了进展，奠定了编写综合性的清史的基础。一九六五年有关科研单位建议筹备清史馆；一九七八年开始制定编纂清史的规划。与此同时，在清史研究工作中，也出现过许多缺点错误。史料的整理受到忽视，国内的资料编辑公布，国外的资料翻译出版，都不能适应科学研究的需要。专题研究选题的局限性太大，有许多重要领域还没有触及，至今清史中还存在有若干重要的空白点；而且清史被腰斩，以鸦片战争作为划分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界限，研究古代史的人忽略近代部分，研究近代史的人忽略古代部分，把清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人很少，以至综合性的清史还没有出版一部。至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的年代，清史研究更受到严重干扰，革命大批判代替了历史研究，政治上的影射歪曲了历史事实，出现了按照今天某个人的需要来改造古代历史，按照今天某个人的面目来塑造历史

人物的形象，这就以伪乱真颠倒了历史。本来，历史科学的任务应该是，把历史的真实情况勾画出来，并揭示其本质，提供后人作为借鉴，即历史必须是真实的、科学的，才能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，作为考虑当前活动的方向与方式的参考。

(四)

综合性的清史是建立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之上的，然而它们之间又是互相促进、互相依存的。要求勾画出清代历史的本来面貌，并揭示出其发展规律，就是清代通史的基本任务。这就需要把被封建皇帝以至“四人帮”所歪曲的历史，实事求是地更正过来。把历来被埋没的事件和人物深入细致地发掘出来。综合性的清史还需要体现出：（一）事有本末，就是把清代历史事件、人物的真诚情况搞清楚，都按照其本来的历史作用，分别主次，放在相应的地位上，不能任意夸大和缩小，而改变其历史位置的顺序。凡是重要的历史事件都要本末俱备，恰如其分地提供清史的基本知识。（二）内在联系，就是对任何一个要重历史事件，都要叙述矛盾的双方及其互相之间的关系，不能只歌颂进步的一方，或是暴露黑暗的一面，而取消它们的对立面。并且在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，揭示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，基础与上层基础的内在联系。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方面的专史研究，提供社会背景材料及其与专史相关的联系过程。（三）发展趋势，就是清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发展，即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所体现出的历史潮流，论其本质就是社会发展规律。在历史潮流中，每一件事、每一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位置，标明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（积极或消极）作用，而定其是非功过，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客观事实。当然，历史是极其复杂的，在国际关系、民族关系、文化领域中也有一时一事的是非标准，归根结蒂不能脱离社